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十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滿庭筠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續文章正宗卷十四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敘事樓臺　園　門　城　池
湖　井　隄　山水石等記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

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

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

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輙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苟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

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

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狚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絶幽窮隠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

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産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氓野老不獨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

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封員外郎晉國裘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隨潦毁蓋

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横檻覆以高甍石本無此二句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絶煩嚚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

乎衽席之内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没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覧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静

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将得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月日也

凌虛臺記

蘇軾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

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

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

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

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横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

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茍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没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

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葢遊於物之外也

真州東園記　歐陽修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

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摇而下上其寛閑深

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賔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

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其亭其

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誠不足施其

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敝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

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于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一有者字著于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一作覩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篤則一作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

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

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

言之可信也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黄壓陂田蒼莽行者勌厭

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

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

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

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賔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臯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

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絶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蓺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葢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隠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

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晁无咎

濟為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

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為金鄉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異凡九穀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櫟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為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容晨夜相面背于門庖無熄煙然不勸又好為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為利張氏其甲也其先世豊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

合四十謝事為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
畋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壞田作此園佳木
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蓊然秀色横野其陽金
棱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
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
良厚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為守每醉而
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
與人也蓋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綽孝基孝孫亦

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聞先大夫稱馬不知圜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遷此邑並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鷩起馬前館無遺址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斅攏間風雨摧剝蒼皮白枝龍虎蹬拏而上數十尺道行隰而來未見也下馬半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畫其南數百鳬鴈飛集鳴唼聲回望白水明滅桑野間意甚樂之順塗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步

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惜兩公之跡將
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語
之大方啾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築
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疎矣且營三亭曰先
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礲三石
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
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為
近市利日不足鋤犁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士宅士無

邑居故吾里之為士者微今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求嬴餘既異俚俗意而憂世家之墜念祖父之所嘗游賢公才士之跡至此而俱熄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以傳尤異余何愛不為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子豈但數過子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

洪州東門記　曾鞏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八

州其境屬于荆閩南粤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賦粟輸于京師為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州治所因城之面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弊熈寧九年余為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令守元侯既徹而易之元侯以余為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請不懈益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

謂諸侯之制有皐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謂襃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緜古公亶父徙宅于岐作為宮室門墉得宜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為後世法也今元侯於

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予之識會余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余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徐國公元偓尚書户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兹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役卒

之美者其瓦甓金石縣彤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一無之深字）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爲一都會者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才皆不足歟蓋

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工部郎中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

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横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毁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

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其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葢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葢等矣是宜

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墨池記　　曾鞏

臨川之城東有地隠然而髙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娱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

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徳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學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後世者如

何哉

廣德湖記　　曾鞏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余曰願有紀葢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漑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鴈魚鼈茭蒲葭菼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者鸎脰

湖而今名大歷八年令儲偃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爲田任事者左右之爲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爲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彊吏盜湖爲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邱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

之於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濵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白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絶而湖始復天聖景祐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按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其年縣主簿曾

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西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堙水闕其間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為之益舊總為碶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為

三萬一百丈一作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之上為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鴈茭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子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益出於吏之因循而

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思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縣屢有人故益以治益大歷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興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為之書尚俾來者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三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一作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

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隯曰故城隯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隯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廢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壤一作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葢隯水之出西山

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頼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歆其餘粟散於四方益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益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絶况於衆流之

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

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為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錢塘六井記　　蘇軾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為桑麻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冣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

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絶河而東至美俗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匿溝湖底無所用閘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

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為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為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為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絶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

井常厭水矣凡為水閘四皆垣墻扃鐍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脩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龍井記

秦觀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淛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輙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濶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黿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

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㴬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脅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蹂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葢有至於是者則其為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

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容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咒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

漸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爲我記之余曰唯唯

偃虹隄記　　歐陽修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

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覆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

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葢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上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恵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葢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于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

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

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

其實余是以記之葢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新城遊北山記　晁无咎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葢直者如幢立者如人卧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虵其上有鳥黑如鸜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絶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

聲有僧布袍躡屩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窻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䰟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

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浮槎山水記

歐陽修

浮槎山在愼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一無此五字）或曰浮巢二（一無二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狂妄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

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一無此字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益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

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

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奇泉發自李侯始也

遊湯泉記　　秦觀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遊曰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

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功成僊去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龎眉老僧主之應容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貌葢有道者也又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潭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

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申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隷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甃石為八方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虚一以泄滿泉輸其中晨夜不絶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嬴糧自遠而至者無虚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為湯者衆矣彼汝水驪

山嘗為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僻昧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堙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既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功於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為常越三日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

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曀望建業江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巄嵷崟岑不可窮竟門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後可行腹中空谽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嚙其趾蓋以乳石而鼠家其竇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挽而鳥企鼻口呀

而斷齶露其㕾牙楨遻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

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閟於龕巖夐絶人

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

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

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雨多應云景夕還惠

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峪中隱者陳生居

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邱之原邱勢坡陁前有

小澗涓涓而流藩以齊篠閟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

泛篠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巽鸞而望自定山轉而西服光晷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矗立妬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效履舄之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以紀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辟避推寄老焉西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居之故蔑有聞者是庵始基已為賢士大夫所矚及成

遂以眺望浮遊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湯泉之事既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憩于虛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葢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暝舂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葢不可勝計嗚戲玆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潭南自湯泉

來會于高郵追敘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游之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以自擇焉

菱谿石記　歐陽修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為荇

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黄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趾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一作為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為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

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一作氏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此字惜其可愛而一有反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勇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埋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為富貴者之

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木假山記　　蘇軾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為山然後

可以脱泥沙而逺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

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凛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决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敘事畫記

石氏畫苑記　蘇　軾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䕃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

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噐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劒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為已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

安識慮深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

見鬼此言真有理令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著其為人之大畧云爾

淨因院畫記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

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葢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别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

之矣故予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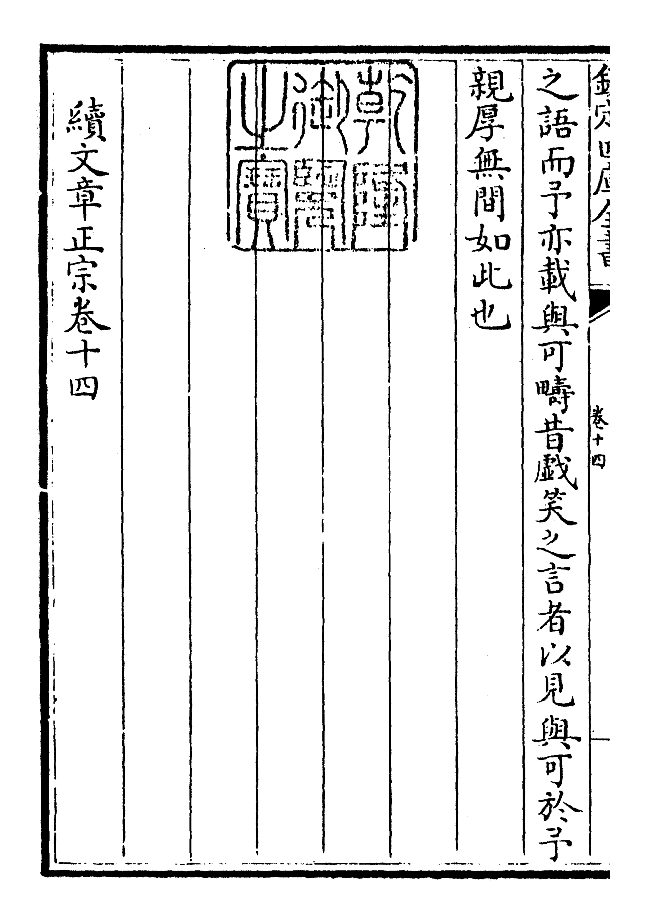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

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孰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觧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

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

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



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續文章正宗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十五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舉人臣史　堂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章正宗卷十五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　重編

明　胡松　增訂

敘事　詩觀

御書閣記　　歐陽修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宫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

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僊道家之説矣天子為書六

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閲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宫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

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
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
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
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耶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
時之好惡雖善辨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
室以矜世人則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
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僊
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為（一無此字）常以淡泊

無為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揺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王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

僊都觀三門記

曾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宫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葢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

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繇絶嶺而上至其處其地反平寬衍沃可宫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嘆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徒使世之衎衎施施趍之者不已歟不然何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宫從而侈也宜慶歷六年觀主道士凌齊曅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

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曅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而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情易天下之公齊曅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

表忠觀碑　　蘇軾

煕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

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黄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

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乃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

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
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絶
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
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
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
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
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諆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宫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上清儲祥宫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宫成當書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宫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

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
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
作上清宫朝陽門之内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
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宫成民不知
勞天下頌之至慶歴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
而燼自是為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
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宫之故地以法籙符
水為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

言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勑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萬

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宫乃成内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名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内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鍾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徳也已矣臣謹按道家流本出黄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

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黄老而曹參

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黄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宫室陋器用斥其羸餘以成此宫上以

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荅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邪我築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

何嘗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予民維予之視云何事帝而㣲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宫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閲視新宫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簴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湘潭縣藥師院佛殿記　　歐陽修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為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豊約必示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磨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斸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

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葬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隂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盡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伽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十二月甲寅以成其秋

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磬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買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夀五十有三年始為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恵璿學浮屠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為僧五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

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也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為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為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為

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為國故民熟兵鬬饟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子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

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宫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

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楞

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

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盡有述焉

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材敏

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福

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

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

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

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博聞該

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胹奥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為之地故終不得葢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佛既以此為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為其徒者多寛平不忮質静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髙蹈其為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懐璉皆今之為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

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漣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匭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為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為我强記之乎善因者葢嘗為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游而

善因屬我之勤豈有他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為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彭州圓覺禪院記　　蘇軾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欺且為欺天葢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

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親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親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

公之貳則有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嘉聰之不以叛其師之學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院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分寧縣雲峰院記

曾鞏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墝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畒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

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律法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闕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百千出故雖笞朴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敎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閎靚深殿

寢言言棲容之廬齋庖庫庚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鍾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獨勝世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睎邑人者必道常矣予未敢必也慶歴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

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何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菜園院佛殿記

慶歷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為殿其於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為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

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栖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後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為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朞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為無一不如其（一無其字）志者豈

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
經營攟摭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
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
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一無至於字）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
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
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敎
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歷千餘載雖有
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閒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

學者逺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以媿吾道之不行也已

兜率院記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耕耒機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為人福禍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牴今為尤盛百里之縣為其

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累百十大抵穹墉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民往往嚬伸而為塗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一作蓮)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貴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

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為宮者百八十餘所兠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乃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齊宮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廐囷囷倉以固以容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予之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衎衎（一作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者心而掇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

使子之徒知己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景德寺修殿造彌陀閣記　李覯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祔練祥春秋祭祀

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刼化之辯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繫此之由故嗣迦業者師子達磨流為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于天台灌頂一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岳大師得之南岳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之初隷景雲寺徙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婆婆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韋丹

皆與友善樂天之敘如此南城於宋為建昌軍景雲為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羸入風雨者四面如一將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為永永計先共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往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唯明殿之材集于衆閣成於孀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經論頗熹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

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常有僧為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而有所慕焉

宸奎閣碑　　蘇軾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

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户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荅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寳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

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盖嘗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

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道遥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職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

虎豹烏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絶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邱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俛俛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名而役作之凡民之所

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為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為剟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説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赧赤然業已為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

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為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雅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為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

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
是院而度亡矣

大悲閣記

羊豕以為羞五味以為和秫稻以為酒麴糵以作之天
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
一也而二人為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
數取歟然古之為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
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

見焉又見其二也其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肉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為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傳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

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易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敎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大以欺

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黄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為黄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日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

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偽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

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

滁州龍蟠山壽聖寺佛殿記　　曾鞏

自先王之迹熄佛之教始行於中土學者得其書而傳之凡數千萬言要其大旨示人去惡而趨善舍邪而歸正者也後四百餘年有為禪學者來而告之曰彼書所載皆名相文字佛之粗迹爾非道之至也佛之道有出於名相文字可一言而盡者曰禪其說以謂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學者以心傳心不必外求其操術甚約其收功甚速非若他學之有次第階級也於是禪學始興趨之者如水走下支分脉引至于本朝而其流寖盛予嘗求其說矣蓋非出於人心不能使人趨之若是其衆傳之若是其久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心大矣天地萬物無不具於性中而心者性之地也巨無不周細無不入增不為贅減不為虧黙爾而自運寂然而善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方體不能拘度數不能窮此心之所以為神

也道至神則至矣亡以加矣佛之為佛豈外是哉夫人皆有是心而情想汨之利慾昏之故忘己以逐物棄真而取偽卒於流蕩不反者舉世皆是而卓然能盡其材者蓋寡也盡其材者無他去心之蔽復性之本而已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其不幾於此乎質之吾儒孔子言性不可得而聞孟子則謂盡其心知其性揚雄亦曰人心其神矣乎詩書以來言修身以及國家天下未嘗不以心為本其意亦如是哉惟其所傳出於人心故

自漢唐以來有欲闢之而不能屈也道人曇廣傳禪學者也始居滁州龍蟠山之壽聖寺有僧廬而無佛殿迺與其徒歸式元祐希受詔安并力營之八年而成極土木之麗又前為重門後為堂寢以謹啓閉以備賓燕棟宇猷猷丹碧相發總其費為錢千萬有奇既事會予來守是邦請予為記予於佛學未能周其文竟其義也姑誦予所聞大略不悖於吾儒者書而予之

續文章正宗卷十五